

海飞

著

战春秋



“海飞谍战世界”
古代特工系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战
春
秋

海
飞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春秋 / 海飞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5302-1934-8

I . ①战… II . ①海…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3855 号

战春秋

ZHAN CHUNQIU

海飞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934-8
定 价 3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零

在范蠡先生有生之年的记忆里，春秋的月光从未像周元王三年那般迅猛。那是公元前473年，月光像潮水一样汹涌地浸泡着吴国的姑苏城。范蠡记得，那一年的月光冰凉，冬天西北风狂舞，后来终于卷起了一场罕见的雪。雪花硕大，形同鹅掌，自北而南，洋洋洒洒覆盖了吴越两国的每一寸疆土。

吴国战败。雪花掩埋了吴王夫差一半的尸体，与此同时，范蠡和勾践率领的越国军队却在一个明亮的午后浩浩荡荡地从姑苏城凯旋。车队到达携李城的城北，跨过吴越两国界桥处的那一刻，整个越国便在一眼看不到边的皑皑白雪中彻底沸腾了。抬头望去，范蠡看见一大把的阳光如同倾盆雨水般倒下，顿时将眼前的越国照耀成千万颗银子般闪亮。

可是步行在欢呼的人群中，范蠡脸上的笑容却有所克制，此

时他忍不住想起二十年前的吴国，就在那座名叫姑苏的王城里，发生在吴王夫差养马房前的一幕。范蠡早就知道，那样一段惊悚的往事，一直以极其私密的方式，辗转在越国百姓讳莫如深的传言里。

传言中同样是一个雪花飞扬的午后，西北风呼啸，占领了吴国的山河。那天夫差抹了一把脸，挺起胸膛异常勇猛地挥动一记马鞭。马鞭声清脆，夫差仰天大笑，嘴里呵出的热气在他眼前滚动着。眼看着掉落的雪片在他皮鞭下四分五裂，夫差不禁对伍子胥说，将军有没有听见金戈铁马的声音？天哪，又来了，你听它们正穿透山林，在我耳边层层激荡。夫差饱满的惊叹气贯山河，他兴致勃勃地接过太宰伯嚭手中递上的缰绳，即刻就要上马巡查一次吴国的城防。

此时，在吴国执役替夫差养了两年马的败国之王勾践却慌张地奔跑马腿前，突然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抖动的膝盖瞬间压碎地上两堆新鲜的雪。勾践随后又双掌落地，将单薄的身躯在雪地上拱起，这让夫差眼底忽然升起一座崭新的桥。

西北风鼓舞着狂欢的雪，跪身成桥的勾践几乎无法将肿胀的双眼睁开。他只是记得，那一年吹进眼里的雪，都是酸的。然后他将头转过去又缓慢抬起，战战兢兢地说：大王，风太大，你脚底的雪又容易打滑。请踩着罪臣勾践的腰背上马吧。

勾践说完，范蠡看见天地间所有的雪都变得无比张狂，它们向勾践身后不远处的越后幽羊汹涌地扑了过去。越后幽羊已经饿着肚皮连着洗刷了九匹战马，她看上去是那样的疲倦，眨了眨干燥的眼，顿时显得更加苍老。

可是范蠡知道，越国百姓一直不厌其烦的传言，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场风雪中被人羞辱的勾践。他们只是口口相传，那天实际上是越后幽羊在勾践身后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的小腿，然后她异常冰冷的声音就犹如一把刀子般扔向了勾践。她说，还不快过去，难道你没有看见，吴王的脚下缺一块蹬腿上马的垫脚石吗？

很快，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那天行走在携李城山呼海啸的人群中，在周元王三年凯旋的范蠡，耳边却似乎没有听见一丁点儿声音，世界就此静止了。他只是在那片欢呼的汪洋中不断回想，如果不是因为越后幽羊，不是她在那个冰天雪地里扔出那段刀子般的声音，那么越国就不会有今天。

那天，越国凯旋的战士和百姓一道，举拳高呼着：胜！胜！胜！范蠡再次抬头，闭上双眼时，却依旧看见那些二十年里更多密密麻麻的往事，正犹如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水，向他当头迎面地冲撞了过来……

壹

夫差的马房前，勾践坐在一块阴冷的巨石上。初春那些星星点点的暖，正了无生气地掉落在他眼里。这一年的吴国，春天来得有些迟缓，勾践此时抱着两只膝盖，擤了一把鼻涕。他在心中算了一次，在这灵岩山下，自己已经执役了三年。三年里，他替吴王夫差养了好多马，但那些马又几乎全都去过越国，它们得意扬扬的蹄子，曾将越国踩踏得支离破碎。

一切都是因为那场太湖边的夫椒之战。那一次，勾践没有听从范蠡劝告，仓促举兵犯吴，他却算错了。后来带着仅剩的五千名军士，勾践落荒而逃，并且被一路追赶的夫差重重围困到了会稽山上。然后有一天，范蠡上山说，大王不要再战了，我们同夫差讲和吧。只要你愿意俯首称臣，甘心为奴，你就有可能活命。

范蠡你是不是背叛了寡人？你刚才下山，是把我给卖了吗？

勾践操起一把早就砍钝了口的剑。

大王要是不赶紧下山，越国就不再有机会了。范蠡站在风中，面不改色地说，范蠡绝不背叛越国，也绝不卖主求荣。

但勾践依旧举着那把剑。范蠡于是又说，大王你看这会稽山，只要有笋在，就没有顶不破的土。我们现在暂且把笋埋在心里。

很久以后，勾践终于扔下那把剑，叹了一口气，坐下后疲倦地说了一句，范将军，我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差。这一仗，越国亏大了。

那以后咱们就不赌了。范蠡说。

那天勾践带着缴械的越国士兵们，齐刷刷地跪在了夫差面前。马背上的夫差弯弓搭箭，箭头指向的是勾践的前胸。只要夫差的手轻轻一松，利箭就一定会洞穿勾践身体，让他像一只破败的口袋一样倒在地上。后来夫差的弓向下移了移，羽箭也疾速地射出，重重地陷入勾践正在颤抖的膝盖前的一小片土地上。在后来的日子里，勾践曾经向幽羊提起说，杀与不杀只是一念间的事，我真是好运气。

幽羊却在沉默了半晌后说，他用的哪种箭？

勾践说，用的是羽箭。

幽羊说，我知道了。

勾践现在昏睡的双眼远远望去，一群雁鸟的翅膀下，越后幽羊正抓着手中的马刷，马刷在马背上经过时，似乎将她曾经的青春和美貌也一同刷了下去。勾践觉得，如今幽羊脸上的皮肤就和马背一样粗糙。幽羊手上去年冬天里患上的冻疮几天前已经破裂，最近一直在流着脓血，脓血又不时会沾上几根刷褪下来的马毛。勾践叹了一口气。他后来望着幽羊身后一棵幼年的梓树，那是范蠡在前年春天栽下去的。几个月前的冬天，那场罕见的大雪里，他就是在梓树那里跪下身子，给夫差当了一回上马石。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勾践想，他们几个的脑袋或许就长不到今年的春天。勾践想到这里时，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过去的许多事情都令他觉得可怕，所以他干脆就不再想了。

夫差被一场倒春寒击倒是几天以后的事情。勾践听说他躺在病床上，呼吸困难，目光浑浊。

那天，行走在吴宫里的勾践只盯着自己的一双脚尖，他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大。走进夫差的寝殿时，他看见夫差正从便桶上摇摇晃晃地站起，似乎是眼冒着金星。还未等夫差束紧腰带，勾践就一步迈上前，弯腰抓起他一小撮新鲜的粪便，直接送进了嘴里。

勾践仔细尝了尝，头依然低着。过了一阵子，他张开黏糊糊的嘴唇说，大王并无大碍，几日后便可康复。

夫差努力看着他，诧异地摇头，移向床榻时虚弱地说，勾践你可以回去了。

勾践无助地望了身边的范蠡一眼，这天是范蠡让他来的吴宫，并且让他试着尝一尝夫差的粪便。

大王今天的粪便还是有点稀，估计明日就会有所干燥。勾践又犹犹疑疑地说。

靠在围栏雕花的大床上，夫差觉得空气中有点臭。他盯着勾践粘满秽物的嘴，一直等到他把话说完，才最终摆摆手说，勾践你还是回去吧，寡人想再睡一会儿。

两天后，夫差的手令就送达了马房。在一树刚刚吐出苞蕾的桃花下，勾践记得传令官连着打了两个小喷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掏出竹筒。他看都没看，说出的还是那句话：勾践你可以回去了。

勾践怅惘地望向越后和范蠡很久，然后才向传令官不明所以地问起：回去？是回去哪里啊？

勾践你真傻，当然是回去越国。年迈的传令官说完，奸笑起来的样子有点难看，挤在一起的脸很像是马房石墙洞中钻出的一只老鼠。他说，恭喜你勾践，嘻嘻，大王的病好了。

范蠡就是在这时候看见，传令官头顶的那个桃花苞蕾抖了抖，差不多在一转眼间就打开身子，然后很舒服地挣脱了出来。

范蠡仰头，流下两行清凉的泪。他望着虚空的天际很久，在心里对自己说，谢天谢地，这个春天终于醒了。我们都需要回家了。

越后幽羊那时却抬头望见了几片急着赶路的云。阳光将它们穿透时，她瞬间就感觉头晕目眩。幽羊急匆匆地伸手，最终什么也没抓住。所以那天勾践看见，幽羊突然一屁股跌坐在姑苏城春天的泥地里。勾践于是抢上一步，声音急切地说，幽羊，你怎么了？

幽羊说，我饿。

越国的春天还是那么小心翼翼，空气中潜伏着一些细微的风。三年了，这里似乎还匍匐在吴国淫威的震慑中，连最弱小的一枝桃花都开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回越国的车队行至携李，将要望见日思夜想的王城诸暨的时候，勾践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而阳光就在这时突然好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放大了越后幽羊脸上的沧桑和皱褶。幽羊抬头后不禁笑了，轻声而坚决地说，勾践，不准哭！

幽羊说完即听见自己凹陷的肚子连着咕咕叫了几声，她那时真想赶紧吃几碗故国的米饭，一直吃到饱。可是她又瞬间记起一个幽灵一样的吴国将军，那是铁定了心，一辈子都要和越国作对的人。暗地里，他无数次怂恿夫差抓紧杀了勾践。

那个催命的将军叫伍子胥。队伍凌乱的伍。

活着回来的勾践这天让马车停了下来，眼前的携李城，那一大片绿得让人发慌的草荡，曾经先后两次成了吴越双方交战的战场。勾践怎么能够忘记，每一次开战，鼓声擂响后，脚下的每寸草地都是血流成河。所以那些绵延的青草，迎风摆动的青草，泪水一起浇灌过的青草，现在都被战士的血滋养得如此肥硕。幽羊眯着眼，望向天空很久以后，她就问范蠡，什么时候去找西施和郑旦？幽羊的视线被一只腾空而起的大鸟所切割，等到那片影子飞远，她又说，我会在越宫里一直等，直到她们两人出现。

范蠡想了想，即刻叫来了贴身侍卫木心。他让木心召集了八名士兵，说，跟我走。

那时范蠡并不知道，同样的时间里，吴国将军伍子胥正在自家府邸里坐立不安。伍子胥一直是个急躁的将军，对于这天的饮食，他实在提不起丝毫兴趣，内心里在急切等候的，是刀营营长阿布传回的消息。两天前，听说夫差放走了勾践，伍子胥一把扯开挡在宫门前的侍卫，直接冲到了夫差跟前。伍子胥张口就说，大王你这样太危险了，听我一句，还是让范蠡捧着勾践的人头回去吧。刚刚康复的夫差顿时就笑了，他在奴仆给伍子胥上茶的时候说，将军何必这么担心，就那样一个尝过我粪便的人，能有什么斤两让你不放心？你让他走了就走了吧。

伍子胥是吴国先王阖闾无比仰仗的将军，早在阖闾还是公子光的时候，作为门臣的伍子胥就建议他在姑苏城里修筑城墙。而在此之前，从吴王僚的宫中向外望去，都城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除了密布的河网，几乎就是一马平川毫无遮挡。那年，伍子胥又指使专诸在端上殿堂的烤鱼肚子里藏了一把短刀。当专诸手中的短刀刺向吴王僚的时候，王的随从官兵纷纷围了上来，但伍子胥早就防了一手，他埋伏在地窖里的藏兵替他和阖闾挡住了一派乱刀乱剑，阖闾从而得以登基，成了新一代的吴王。然后，在最近一次也就是五年前的携李之战中，范蠡巧用诈兵计，让越国的一批死刑犯排成三排，一排排的单腿跪地，一声呼号后在吴国军士面前引颈自刎，以壮军威。而就在吴军仓促纳闷之际，越国成群的战车却猝不及防地涌了上来。那次，阖闾被越国将军灵姑浮的铁戈斩去一个脚指头，阖闾仓皇丢下那只血淋淋的战靴，没过多久就在逃亡的路上因失血过多而归天。

伍子胥这一年曾经得到暗伏在勾践身边的马房伙夫传来的情报，说越后和范蠡与前来吴国探望勾践的文种联络时定下了一条美人计。伙夫是伍子胥路营十八探子中的一员，并且该营营长田充打听到，越国首美是叫西施，家住诸暨城若耶溪边的苎萝村。伍子胥那天在夫差面前没能阻挡住放行勾践的指令，他还想再说几句，但是夫差却将他还未出口的话拦住。夫差说，将军你看我

刚刚病愈，我们还是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吧。离开宫中后，伍子胥心头燃起一把无名的火，他挠着脖子上那块刚刚才出来的桃花癣悻悻而归。在漫长的午后，他召来了刀营营长阿布和路营营长田充，阿布的刀营负责伍子胥下达的暗杀和保镖任务，田充的路营则负责着情报和间谍工作。在家中连着独自喝了三碗酒后，伍子胥突然对刀营营长阿布说，你去杀了她，不能手软！

于是阿布的一乘铁骑在烟尘滚滚中直扑诸暨，他要找的，就是名满天下的西施。据说在越国苎萝村里，西施的真名叫施夷光。

貳

施夷光这天在水边浣纱的时候，整条若耶溪只属于她一个人。她实在是美成了明晃晃的一片，见到她令人叹为观止的容颜，连溪水里那些游来游去的鲤鱼都羞愧地躲到了水底。施夷光抬起湿答答的手，擦去额头上冒出的一滴汗，原本抓在手里的白纱便在流淌的溪水里随意漂荡。施夷光笑了，她想那真是一段曼妙的轻舞。

一匹叫作子山的白猿正躺在不远处的草堆里睡懒觉，它被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吵醒。马蹄扬起的烟尘让天空很是阴沉，子山还看见四周的山野里开始有无数的兵器闪现着寒光，那是阿布冲杀过来的刀营人马。子山啼叫了一声，警醒的施夷光便在水边跃起身子，她顺手抄起一根竹竿，像剑一样刺向了那些蒙面人。白猿子山不由得咧嘴笑了，它觉得施夷光的身手近来大有长进。

施夷光早年在诸暨城北面的五泄山牧羊时，看见一头白猿总是出现在山崖间。白猿攀着几根老树藤，在空中荡来荡去。老树藤上落满花花绿绿的蝴蝶，蝴蝶翩跹飞扬的时候，白猿便露出牙齿对着施夷光笑了一笑。白猿后来跟随施夷光住进了苕萝村里，它选择了施家一处废弃的柴房，穿上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裳后，和苕萝村的村民一样生活着。并且它有了一个施夷光给它取的名字，就叫子山。

现在，当阿布挥舞出最快捷的一刀——狐步杀时，子山手中的一块木柴打着转呼啸着飞出，木柴席卷着风声，阿布的刀锋被击偏了。子山得意地吹了一声呼哨，却看见远处有更多的人马赶了过来。子山想，这么说，施夷光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但是阿布见到那些人马时，却匆匆跳上马背，带上他的杀手即刻像一阵被风卷起的黄沙一样奔远了。

子山不知道，这次赶来的其实是范蠡。带着越后的指令，范蠡和木心一起，从阿布的刀光之中救下了西施。烟尘并没有熏黑范蠡的一张脸，他在木心打扫战场时对施夷光说，你一定就是西施，我要带你进越宫。施夷光忽闪着眼，朝子山吹了声口哨，子山向她腾跳了过来。施夷光抚摸着子山的头，声音像一片透明的冰，她说，凭什么要我进宫？范蠡说，凭你是越国的子民。越王回来了，越国从此就要复兴。

施夷光摇着子山的手，说，子山你快告诉他，越宫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去。

那么，我五天以后再来找你。范蠡说完，看到茅屋里冲出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他和半蹲的子山一般高。少年手中握着一把柴刀，他突然就砍向了范蠡。但也就是在一招之内，他就被木心踹翻在地。他又趔趄着站起，仍然猛扑过去，并且和几个兵勇扭打成了一团。少年最后被施夷光喝止。他叫施夷青，是西施的弟弟。施夷青看见施夷光身上被溅到的血，以为是范蠡这帮人在欺负着姐姐。范蠡望着目光如电的施夷青，说，你更像一个越国人，我们迟早会需要你。

施夷青看着范蠡和木心他们的背影走远，他说，姐姐，怎么办？

施夷光说，回去照顾好爹。

施夷青又抬头说了一句，姐姐放心，我会保护你。

这时候，倦鸟成片成片地归林，黑压压的一片聒噪声中，施夷光却看见一只黑色的大雕突然撞开那连成了片的鸟阵，腾空而起。苕萝村的黄昏就在此刻准时降临，施夷光站在血红的夕阳下，听见草丛中的泥地里，传来一阵好像是蚯蚓的蠕动声。

诸暨城早已破败不堪，像一块挂在树枝上随风乱舞的蛇蜕。